

渭南縣志卷之十三

邑令蜀鹽亭岳冠華子賓築修

記

重修后土祠記

元余

闕

武威人

幸西神川原后土廟故並嶽祠宋真宗幸華山賜額泰寧以華山道士武元亨主之其後元亨以祠隘請於朝改作之於神川之上宮初甚侈大至靖康時兵燹華人中嘗修復之然庠陋不能如舊觀金正大中乃加增拓距於今三百有餘年故屋皆

渭南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

一

壞無能興葺之者望人張順以私力加繕治之未及為而沒其子貢禮資斌乃追成其先志以錢伍萬貫具材木僦斃會工執自門至寢為屋若干楹北道復與王類建遠門凡一歲告成左氏曰共工氏之子曰句龍能平水土為后土之官故祀以為后土盧植諸儒從之皆以為后土句龍也蔡邕則曰句龍社神也堯封之稷之神柱與橐是也漢后土祠在壬地社稷之位在本地為王肅之說者又曰社與稷皆土神但生育之功異故有二名耳史

記武帝初郊雍太史祠官言當祀后土於方澤圓  
邱爲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帝從之又東立后土  
祠於汾陰睢上親望拜之如郊則漢以下地祇有  
社又有后土后土之說紛紛莫能統一以余考之  
皆失也鄭司農曰后土社神也蓋社以地言后以  
神言社之有后土猶郊之有上帝也曰帝曰后皆  
主宰之稱也祇曰后土而五土之神亦曰后土者  
猶郊之神曰上帝而五方主氣者亦謂之帝不以  
嫌也五土之神吐生萬物而稷者五穀之長也非

土不生非穀不養是以先王尊而祀之句龍有功  
於水土柱與橐有功于稼穡故以配食其神其曰  
祀句龍以爲后土者猶所謂禘饗而郊稷是也又  
周禮以血祭祭社稷五嶽其以血祭則非人鬼可  
知且其祀先五嶽則不得爲句龍亦明也古之制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庶人祭五祀位有貴賤  
故祭有大小而后土之祭自天子達於庶人所以  
生者一也記曰王者爲群姓立社曰大社自立社  
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立社曰侯社

大夫以下成群而社曰置社大社國社爲民祈報也王社侯社自爲祈報也大夫以下無民人莫爲立社又不得自立社故與民族居百姓以上乃立社以祈報之今國都至於郡縣皆有社獨置社亡耳民春秋雖有社祭然無壇壝主位牲齊儀章皆不應於禮其事所以生者益甚畧也而先王之制所不得祀者則一切祀之而上亦莫爲之禁夫不祀其所得祀廢禮者也祀其所不得祀犯義者也今雖不應於禮有能修而祀之其賢於世之廢禮

而犯義者矣御史臺都事張冲同年光祿主事虎理翰家于華義張氏之斯舉也而請紀于余焉至正十一年秋七月記

重修縣城記

明薛騰蛟 邑人

嘉靖乙卯冬十二月壬寅地震關河之間夷城以十數渭南爲甚明年知縣李君希維始創爲城西北維舊址東辟十丈南辟十丈北自湧泉以東辟四丈厥基三丈厥崇二丈七尺爲臺門三飛樓三已乃議甃睥睨城敵臺砌水道會被徵輟嗣是以

來十又五年不復增修漸就頽圯將無以禦侮識者憂之隆慶元年九月狄殲石州關中西北邊狄於是巡撫都御史楊公魏乃始下令督修州縣城池諭以禍福會遷去不果明年總督軍務侍郎王公崇古巡撫都御史張公社復申前議下其事於兵備副使范公懋和范公下府縣議丈尺度高卑揣厚薄計工役估財用又踰年厥有定程知縣梁君許乃始布令鳩工用田賦出夫萬人立百夫長百人隸之以縣丞董道南主簿郭賓興典史梁選

教諭傅祿分督之梁君統洩之增高培薄厥崇三丈四面齊同基廣四丈顛廣二丈輓之增角樓四敵臺十二睥睨水道悉以輓其費取諸修城之版闕塹一丈五尺廣倍之城最周廻七里三百二十四步工始於隆慶三年八月訖於明年二月薛騰蛟曰城工之畢也梁君招河南按察使孫君一正四川按察副使南君軒與余登焉雄偉險固屹然關中之巨防也余三人咸歸功於梁君梁君曰始予之經營也登城而望見東南隅阜高於城且逼

乃令取土於東南闕城稍增於他處又見西南隅亦有微阜爲取平焉守以人和庶其永賴也夫梁君又曰予顧見濟水且齧城可築堤以衛之不乃浚河使北注他日百夫長張輔忠等請刻石紀事余爲紀其梗槩如此

重修文廟記

翰林院  
唐汝楫  
蘭溪人

渭南廟學舊矣嘉靖乙卯冬全陝地震而渭罹禍尤烈萬宇顛頽廟學傾圮維時太原李君以才推宰其地至則恤恤然還定安集之民若更生乃載

瞻學宮而夔喏焉曰人有寧居聖靈何妥會憲副邑人姜泉南公亟以是請遂相與決謀經始程工庀材工方興而李君尋以徵牒行矣明年成安王君代之南公則又相與原本李君之意圖就厥緒鳩工經始乃作文廟作明倫堂廟堂階阼而祠齋廨舍庖庫廡廡悉以序爲之於是斷刻丹雘之飾視昔益完美而絃誦詩書干戈羽籥之教亦秩乎興焉王君曰是不可無紀屬李君狀其事以授史氏楫云是役也厥惟南公力哉當是時公私告匱

費罔攸措微南公首輸金粟若干以倡赴義者工  
曷能舉至出所貯張氏寄金事猶爲可異張氏公  
同里也因寇攘肆行潛以金三百五十兩爲托未  
幾張及子相繼歿金無所歸公曰計學宮需數尙  
未贏也吾其以是金足之於是有司及師生咸誦  
義不置謂公悉心風化之舉固爾而其操節皦皦  
不緇亦可槩睹楫竊有感焉夫世之捨費徇貨冒  
猥忘廉迹其心異於入市攫金者幾希顧肯不苟  
得於人所不及知者若是哉卽有治身彀簿而纖

嗇鄙陋厖厖拔一毛而弗爲孰能捐不貲之費以  
事迂緩之役也哉琳宮梵宇禱祠土木視膏脂如  
泥沙以徼冥福知以興學造士爲務者又幾何人  
哉噫嗜慾之陷溺人心也久矣爾多士尙致審於  
義利之辨乎夫義爲天理之公利爲人心之私勢  
若冰炭辨之易矣然其以無所爲而爲爲義以有  
所爲而爲爲利則所爲利者又豈特名位貨殖已  
哉噫茲其爲辨也間不容髮故一介不取祿以天  
下而弗顧非以納交要譽也凡以自盡其性自立

其命焉耳聖遠教湮人慾湍決然而立人之道則有亘古未泯者其根於天理所存發於良心之不容已皆足以廉頑敦薄挽頹俗匡世教矣多士辨之析幾於毫釐黽勉於克復凡吾所求皆公共天地萬物之具而絕去適已自便之圖進而君安治隆澤流黎庶退而淑其身人師其德生昭義聞沒不得而朽焉庶其踐聖訓翼皇極以無負於作人之功南公由禮曹歷郡牧臬憲所至介潔明作功望茂宣是烏足以增美南公特其無所爲而爲之

心則得義體之真賢聖之基業也楫因以表之蓋望來者以南公告來者也茲石也其樹聲章化之坊乎是爲記

尊經閣記

南軒邑人

渭南儒學故有尊經閣在明倫堂後按志創於洪武初拓於成化間云嘉靖乙卯地大震學宇盡圯是後賢令繼修凡殿廡堂門咸漸新如制顧獨閣闕焉隆慶戊辰梁侯至詢故勸典亟思興廢會民億財絀未暇也越二年庚午惠孚教洽乃群弟子

之英於學舍躬臨考成焉顧瞻閣址嘆曰學能不  
尊經邪閣安可闕也遂出贖鍰構材鳩工踰月而  
閣成閣凡四楹下環以廊上爲閣道重簷迴櫺視  
皆益亢爽恢廓矣於是文學輩率諸生謁記涓上  
子且問尊經之說涓上子曰六經聖人傳心之典  
尊經者當求諸心也先正發之旨矣余復何言顧  
今士風日漓實效日遠余不無餘慨焉聞之經者  
徑也如五路無所不通可常用也是故道體於身  
措於天下一時行之萬世不易者謂之經反是則

僻且怪矣僻則不通怪則駭其能可久可大否邪  
乃今之士能文詞者噴英摘華無當理道談心學  
者厭醇探巒無裨實用其不流於僻且怪者幾希  
嘗稽三代之學皆以明倫堯舜之道不外孝弟當  
是時人無異行家無異言有六經之實無其名六  
經之各自孔子刪述始孔子存聖典以黜邪說且  
曰托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至矣魯道之衰則又  
徵諸少長之斷斷余故知尊經在明倫明倫在躬  
行所謂體于一身措于天下行之一時萬世不易



者也豈以文詞彰以心性晦邪國家監古圖治建  
學遍宇內以孔子爲宗以尊經名閣以明倫名堂  
噫會而通之其意可識矣且關中西周首善地也  
以故洪永宣成間人多長厚士秉竒節有周士之  
風今視前輩何如也讓道微卽實行尠矣安望其  
尊經也夫古今異趨華實殊尙豈人果不相及顧  
不待教而興者豪傑爲然雖古亦難之天下多中  
才士習所趨謂不由上激之其將能哉是故三代  
明倫之教旣已聚賢歛才矣至其用之亦惟以德

進行舉言揚焉然且有庸違之戒則齋志待用之  
士孰肯不務本實圖振於凡民中邪嗟乎三代之  
制尙矣余觀漢之取士兼用賢良文學猶有敦行  
之風以故經學素明人有定見登庸之際時與諸  
大夫廷論可否剗芟中窾固非徒務虛恢者埒也  
君子曰經術漸裂於訓詁蓋已惜其不古云今之  
用人乃獨取其文詞不豫詰其德行卽僻於藻繪  
以譁衆取寵何足疑者間有高明之士號稱振俗  
矣頌或談玄索隱橫睨宇宙以獵高明而好奇者

又方以爲賢嘗嘆唐人專尚文詞宋人襲談心辨  
乃今則兼席之茲其實效且不逮漢遠矣安望其  
能古若也夫上之作人將求真才以資用也乃不  
及經復古以汲之卽中才士能不舍此就彼邪是  
握機以回瀾崇實以明制固師帥者責也太史公  
曰余讀孔氏書想見其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  
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徊留之不能去夫  
遷非尊經人也猶知嚮慕若此今茲閣成將藏孔  
氏書俾諸生誦習於下卽景行仰止諒有得師於  
渭卽以倡於天下可也侯名許字君可河南孟津  
人隆慶戊辰進士

演武場記

南軒

國初建置寓內郡邑皆設有演武場夫當偃武修  
文時猶然不廢詰戎之政其寓意至深遠矣渭南  
舊有演武場在澇河東曲顧河徙無恒道場亦東  
西無恒所每當講武時輒就沙臯中行事規制未  
具紀律弗嚴識者每嘆爲闕典云萬曆丁亥秋崔

侯至載卜度地厥惟西郊迺以北關閒田一區益之贖鍰與民互易且更增直焉計所得地廣三十六步袤一百六十三步芝山前拱康衢後通青原石峙風門左闢夷陸昭曠足稱宏基矣遂諏日命工繚以周垣南爲虎門一穩北爲都肄堂三穩左爲將臺崇二丈又北爲退食所三穩左右廂各三穩工始於戊子冬十月竣於明年春三月侯於是率廵察屬督爾壯士閱藝於其中軍容雷野觀者麋至蓋自是民益向方境無遺盜云侯儼然臨貺

問記余聞之愾然嘆曰思淵哉其務豫也嘗觀易著君子除戎器不於渙而於萃此其義固有在矣國家承平日久士大夫率以談兵爲諱而桑土綢繆之戒聖主且時鰓鰓注意焉頃郡邑有萑苻小警吏不以時聞輒申命抵法有差又用言者筴下守令飭保甲練丁壯其爲銷萌保泰計不尤赫赫如臨哉顧當事者猶然悠悠恬熙類石文而左武謂爲振揚光烈然耶否耶唯是侯雅抱訐謀殫心願畫凡所注措務在與民興便事而演武建威備

嚴衣襪則又違然匪夷所思也昔為敖為宰軍政不戒而備說者謂其能用典矣子產聽政大為蒐除識者不謂其為不仁春秋書興作必首時此又聖人重民力以示後世法今茲役也龍見而戒事未日至而畢夫固使民以時矣然非右武也文治舉而後武備修不為勸典有序乎且也市地於民而倍予之直君子曰敦仁哉不忍蹊田以癩民也於戲一事興而衆善具詩曰敷政優優百祿是遒侯善政籍籍口碑此固其一事云遂書之貞珉以

昭來許侯名邦亮字德嚴直隸東明人兩成進士

重修文廟記

南師仲 邑人

渭邑廟學翔自往代規制卑陋至成化辛卯拓新之迄嘉靖乙卯地圯圮甚太原李侯成安王侯相繼襄厥事視昔益宏且麗矣其詳載臨川伍公蘭谿唐公先後記中六十年來傾圮滋甚萬曆乙卯商城楊侯又復緝治而落成焉先是侯下車祇謁頽仰周回輒太息曰夫崇聖作人有司之上務也坐令頽敝至是風化何賴焉率諸生請於按臺畢

公謀厥役報可畢公遂以贖鍰五十金爲人士倡相率赴義者以力爲差共得若干金侯捐俸不啻再倍屬學博鄭子和坤董其事詢謀度制唯侯是資諏日鳩工除其朽蠹易以堅美歆立者礱礎令端蹲伏者建柱令直竈甍若漏卮垣墉若披鱗者咸更以榱瓦施以丹堊翔泮池於櫺星門內以增所未備池下甃以磚上爲石梁者三飭故起新足稱永賴矣斯役也因者什七益者十三踰歲而工告竣余因是知侯之斯舉也稱更難焉志言成化

中肇工獲窖金若干錠漂木若干株嘉靖中復有先王父首金事緣是易於底績今侯之蒞茲也徵權旁午公私告匱且鮮窖金首金事又非若梵宇琳宮之易以煽衆而樂輸也顧不難殫力以畢斯役侯知治本矣於是學博謝子宗子偕鄭子過南生問記焉余惟聖賢教人不過仕學兩端降而叔季聖言湮司土者祿一官如傳舍等教化爲弁髦上之人復以趨承爲殿最致令唐虞之治邈莫可覩侯夙夜竭蹶百廢俱舉暇日群諸生講道論

德孜孜以崇儒敦化爲先務真不愧所學者矣先  
王父提暮夜寄金數百無所與還出而巨典告成  
其跡畏四知以却金者不翅過之諸生誦說孔孟  
稱引唐虞其出其處無俟他求卽此乃其宗矣由  
渭而濂洛關閩進而洙泗之上千載直且莫耳苟  
舍近以圖遠趨難而易是登高絕梯也渺克躋矣  
余因是又感於符合之奇焉夫自成化辛卯迄今  
百四十餘禩廟學凡三新矣咸在於卯晉樂志言  
卯茂也謂陽氣孳茂也今諸生若春生之木灌以

詩禮漑以仁義日漸月滋茂焉可已極之合抱干  
霄咸自孳茂始故曰本立而道生且生亦有基若  
礎若柱又在治心間耳諸生唯唯曰聞先生之論  
敢不請事夫新學則實政舉新士則實教行士務  
實則真才輩出此又不在科第炫耀間也諸生其  
務所以副侯哉侯名所修字修白河南商城人庚  
戌進士

酒水橋記

南師仲

渭南當午道之衝而水之稱巨者一在北曰渭在

南曰潯潯發源於... 山從西... 來去邑不  
五里復折而東上下... 以舟... 發源於  
內之石鼓山去邑七十... 武渠清  
澗清水小峪... 而北... 出豐原...  
口經密時之右繞西... 則成陸...  
建甌其波濤泛濫視潯加... 徒在與渠...  
未病涉至夏則飄飄付東流... 而使輶絡繹商旅  
輻輳以至渙汗下... 隱士... 有不可斯... 緩者  
匪望洋興嘆則載胥軫憂自非亡情寧不蒿目肅

渭南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

十五

寧王君九叙以進士令我... 或成之暇欲...  
民圖碩畫建永賴觀瀾... 思... 而...  
哉茲水也而不梁耶又獨不可...  
佚令行者希賴焉第非常之...  
土者所... 擅... 遂謀於...  
又上之兩臺藩臬郡守... 咸...  
... 觀察張公維...  
... 京兆... 京兆...  
... 京兆...

京兆... 京兆...

務成時捐俸薪俾財無不給時勤病賞俾力不倦  
勤則又壯王君是賴橋廣二丈二尺高一丈五尺  
長二十丈下爲門者十石箭入地者一丈兩岸甃  
石爲堤礮石爲坊石鈎鐵鋼奕奕煌煌足稱永賴  
矣於是王君以橋名請之余公公命名曰萬里左  
右翼曰飛虹曰騁駿思深哉公之命名也昔蜀費  
禕使吳武侯送之曰萬里之路始於此橋因以爲  
名今之官茲生茲者寧不睹橋名而自厲乎是公  
之意也茲一役也匪華外而畧內匪事暫而忽久

匪以從欲而拂民情匪以沽名而忘惠養功不愆  
期事竟副志平如直如帶豐原挹清渭盡如潔如  
黃耆青童聾瞽踣蹙及輿馬車輛之僞徑如砥如  
虹飛則波影連天駿騁則濤聲湧地臨堤則纓可  
濯倚欄則形可鑒來往如流男女有別美如烈如  
王君之志也往者杜預欲建富平津橋衆以殷周  
所都經賢聖不能作預曰造舟爲梁非橋之謂耶  
卒成之上從百官臨會舉酒謂預曰非君此橋不  
立衆始稱善今王君一旦而辦千古未有之事獲



上信下在此一舉所謂可與樂成難與慮始臣慮  
語矣抑余又有解焉酒之爲水轉徙無常慎守而  
時修之俾堤若羊腸之坂橋如砥柱之屹乎流瀉  
而不淤洪濤泛而不濫則締造之艱庶幾無負而  
紛紛者可咋舌退矣昔鄴父老不聽吏舍渠以就  
馳道蓋謂西門豹法善而及民者大也倘渭父老  
以十二渠視橋以西門豹視王君則一邑之壯觀百  
年之求賴其福我枌榆非淺勘矣渭父老其末念  
之工始於萬曆癸卯八月竣於丁未七月計費七  
工之人法得載碑陰云

### 重修董子廟記

邑令徐吉內江人

昔武帝以好大喜功至幕南王庭幾絕當時韜韞  
弓馬進者鱗集濊至識者謂多欲之朝請纓上客  
理學緘口矣獨仲舒董子惓惓發明天人相與之  
理武帝厭之卒不能用而以江都行議者許其  
正而以災異之溺病之盱衡今古何容易哉焚坑  
烈矣泗上翁又以馬上得之盈庭蕭蕭都從刃篋

起念時功利陋習已入肌髓董子獨原天人感應不爽錙銖推其明道正誼四字凜凜得七篇遺意他如祝日食對兩電之類又皆以人事配天變足爲儆戒又何得病其溺耶大抵天下事當指其可必者不可必者存而不論如災異之說槩論其理可耳備極其象不幾失之溺耶卽尙論人物亦在大體天閑絕種於騷衰凡非跛鼈人皆逸足稱之矣崑吳秘秀於懸藜凡非燕石人咸渠寶豔之矣昔人以董賈並論不知賈僅以氣魄睨視一世董

之學術洞天人貫百家所得又孰多耶方今聖明御宇人咸思奮第明道正誼者幾何人國本祲祥之論蚤定洞計者幾何人天人咸應之際配擬不爽者又幾何人撫今追昔爽然失矣余承乏渭上王生之佐請余記其事余躍然曰先生理學爛然曩讀史至先生願爲執鞭茲何幸得操觚爲先生役遂志其槩以俟弔古者採焉萬曆庚申菊月望書

史蓮勺先生學田記

邑令馬大任

嘉定

渭南舊無學田卽有升斗亦入之公帑士無與也  
其專屬膠庠者自史先生始司牧養士間有能置  
田者鄉紳不問也其獨肩剗制者自史先生始先  
生道德希聖賢事業炳朝野諸凡義舉靡不悉心  
綜理期於至當如義田以贍族周貧築隄以障瀾  
利衆載在別傳不佞令渭南時心折感慨而僭叙  
之茲不贅乃學田則志在禮樂澤及子衿甚盛舉  
也蓋先生悲俗樂非所以妥素王博訪研求精力  
俱殫閱十餘年而告成今其噐其人寧不洋洋斌  
斌易聽改觀居然大雅哉乃爲百世計曰是樂也

蠹不需修乎薤衿束帶誦讀絃歌者若而輩不需  
師乎匪租曷從給也捐田若干畝出納在學不經  
官吏手以垂諸後禩今而後庶幾無虞廢墜與噫  
嘻先生於此可謂苦心極慮矣多士念哉體貼於  
租之中超脫於租之外毋謂合勺爲寡典禮攸關  
毋以乞哀自污名義當惜心先生之心而世守之  
更廓大之將斯田有末幸矣督學錢公擊節下檄  
俾勒貞珉爲不朽予悉其顛末記之如此餘附誌

左方云

增置學田記

邑令張天機蘭陽人

邑學故未有田有之自督學沈太素先生始時萬曆甲午也後三十四年戊申爲崇禎紀元邑紳史蓮勺先生又捐田增之明年己巳汾源張公奉命至更化瑟去害馬一惟元元是子已乃慮士習之窳也文體之詭也拔雋締社提示倦切凡可以王成者靡不周至未幾而政成化洽部使者以聞例當優調邑諸父老洎諸弟子員咸上書部使者乞

留而公亦戀戀不忍去想在士若民有如失乳之嬰而在公不啻牽裾之母一時光景真令人慘絕更令人快絕矣然命已下不可反竟調長安洎辛未冬余以代匱踵公後塵恪守蕭規不及于鑿且時赴會城得數奉教於公每語及邑之利病輿革輒鯁鯁不戢諄復公蓋未嘗須臾忘渭也一日忽念邑士之貧穆然謂余曰國制邑學生額二十一切廩之邑其後增附弟子員皆不及廩僅復其身夫國初草昧興育恩弘一視非不欲偏廩也勢也

邑土故瘠士故貧嘗稽其數不盈三百今幾倍之其間饒者晨星是糊其口者半而赤貧者亦半他如饕餮之流勿論卽有其足枯槁者七尺已矣俯仰嗷嗷能漠然乎邈古樂道安貧無如顏氏子乃其言曰圃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線麻是顏氏子尙有田六十畝矣今邑土田無卓錘而顧責以樂道安貧如顏氏子耶故書云旣富方穀言教必先養也今欲爲邑士策養要惟置田爲急耳邑學雖故有田然歲

久弊滋士不蒙惠近睹史蓮勺先生捐田議其職掌徵貯出納最悉且確增置而傲行之則余兩人事幸共圖之亡何奉諱跡奔過邑出俸金五十六授余曰煩置田愧不能多也余手金太息曰甚矣公之未嘗涖吏忘渭也今人多傳舍其官迨秩滿遷去頓若秦越茲公乃爾譬慈父之愛其子或有故他出不能襁負然其心固無刻或忘也於是謀諸父老于豐原鎮之南市上地一區計畝二十有八值金五十有六卽以原金償之每歲得麥穀租

共九石二斗四升其職掌徵貯出納一視史蓮  
先生議不具載於乎是田也合沈史兩先生之用  
以贍貧士豈不難濟廩者復者之窮矣邑諸弟子  
員咸德之屬記於予余曰是宜德爾多士亦知公  
引而未發之旨乎公若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豈  
異人任今而後仰體父師之意俯其子弟之職修  
德立道不跡於病且憊寧伐河干之檀毋乞墻間  
之祭處則皎皎出則皦皦庶幾載錫之光耳諸弟  
子員唯唯遂勒諸石公名希夏晉之蒲坂人舉茂  
辰進士汾源則其別號

渭南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

二十二

少保弦蒲南公生祠碑記

宗王

鐸

孟津人

渭南孝廉張子延諸生辛子蓋數十人龔珉請記  
于予曰吾渭人也自寇之倡亂於秦破城軒囂揭  
竿如兩數角犇於渭土蕙而暴骨於野性命在蹴  
縮間諸郡洎我渭土覆亡之不暇是以天子有西  
顧憂非吾茲蒲公再城於西俾全於有渭其以焚  
煎吾民則人何賴焉王子曰微君言予固知弦蒲  
公久其封殖南北丕有聲豈獨一城之為歟豈獨

一城之爲歟且也奚以再城辛子言曰舊城北枕渭水南輻原民多闡處東北南三闡其麗城也外不廉內不挫加埤周於東之文昌閣而門之易矣獨西闡不與城麗涵水中剝齒盧舍甃石必甃是割泥塗也有司不肯堞不腆敝邑之隣中寇先中闡也士民老幼婦女走死其釁孔毒寇去而往來蹄轂恒集西闡亦惟是芻爨之不遑則渭人何賴焉太宰弦蒲南公憫之獨捐數千緡不取民揭土舉畚者數萬人縮其溢伸其乏咸有經紀不愆於

口食民咸勸事是役也起某月日至某月日屹然再城於西闡東西門二門石楯鐵樞而城成矣以渭之賴有寧宇無不願尸祝公者乃於西闡內爲公祠祀公不然是甘心於死寇也愁刮人鬼其何輟之有王子穆然太息曰有是夫南公之有造於渭也有全城不有完渭乎因有味於王公設險之義矣夫秦寇之蠶殘我西土鈎援衝壁亟焚亟潰而無正就雖勤勤王師西顧斯眷官兵蜩縮觀望且以賄聞城堅者獨勉支於旦夕之間如垣之盛

池之凸耶攻卽陷民以之荼新舊鬼哭其旣可勝道歟故以經治大道言之城特王政之一事耳古先王邱乘之政以縣師法作其徒也軍旅有聯事以禁鬪囂譟亂其意至深遠也蓋所以休養天下於無事者各有其道又爲之經制於城郭管鑰鍵開門闢溝渠依物而飭於政一何詳哉故所以休息長養全民之性命糾虔尙簡保故爲重消凶猾不逞之心懾釁萌於未迨也使民安生善死享其天年不足以遠殿天子之寓縣耶嘗歎城保存邾

木門城沂鍤墉金湯望之而言言翼翼也非王政之廢存乎今也有司般樂出恪虛支鄉先生處堂互諉修其不急者不欲有造於一邑而况獨捐數千緡旣永弭於有渭歟於斯時也有能以病以艾以渴以井如弦蒲公者幾人哉城之高若干雉甃石灰木若干目門若干尺寇乃不來鬼乃不哭咸有那居是役也士民曰微公再城吾其諉諸墟骨矣而疇免於枯老幼曰微公再城吾其劓諸馬舌矣而疇免於血婦女曰微公再城吾其不豎魚鼈



諸泥鹵奴諸壘矣而疇免於辱今天賜公公以完  
渭賜渭如南公者不謂之賢可乎雖然補牢障患  
繕甲除裁樓譙用訓周廬是衛匪棘與紆又有先  
王之遺萬在今天下邑邑皆如渭天子可以高枕  
無憂則城之艱害也鮮矣嗟哉有利濟之心在兩  
都則兩都澤有二邑則一邑成公平生亨蠱多端  
胡董董以一城蔽之矧王公者策其利而拯其害  
自城郭而拓焉凡王政所敷事事弘賁遠加徽意  
其爲利詎獨渭人有賴而止與王子是報張子辛

子語數千人曰不腆邑之祠也宜也性命焉故也  
康共與城同久則渭人何不永賴焉生祠外門三  
之儀門一之堂三之伏臘大小咸來拜舞式歌公  
像下噫是役也爲政者覽此不第厲氣循城共襄  
枯仰廼厥亂以王政休養天下於無事者福在不  
祠其亦知所興起也夫其亦知所興起也夫公諱  
企仲號弦蒲萬曆庚辰進士歷至南京吏部尚書

瀑園記

南居益邑人

歲辛酉余自晉歸二十年勞薪思休矣買山計定

得瀑於酒川之西以谿谷間榛莽初披林華麕布  
意沾沾將老焉會公家有急不敢以骸骨請違情  
復駕幾爲猿鶴所天亡何濫聞之役簡書敦迫木  
遑取道問瀑悵焉朕絕所歡懼瀑之移文望余也  
今在炎方竭劇時思就瀑霑灑不可得因思尊鱸  
興嘆松菊懷歸昔賢之軌邈不可追吾瀑之傍蓋  
亦有紫芝瑤艸足念也倘曾耕之可待繫屈卜其  
何庸余瞻瀑深矣作瀑園記關以西繇二華達嶠  
冢幾千里曰南山南山之山稱名甚衆吾渭之南

列屏如黛者則玄象石鼓諸峯也山間之水沿回  
入渭其名曰涵爽涵隆起峒牙句廉者曰東西豐  
原兩原相距里許涵行乎其中涵中望兩原如綠  
垣望豐門山如戶外障從邑城出三里抵蔣家岵  
折坂下遵涵可數武褰衣而涉西南行一里環顧  
兩原村樹籬落南晦阡陌繡鋪溪澗潺湲之聲與  
登履相應仰瑞泉瀑霏霏落眉睫去市誼遠矣原  
麓漸崇得坪如者方二十畝可樾可植可亭可  
臺可山可沼廓也是爲園之第一區南北築一

丈甬及原三仞止平陸亘山腰有水歷歷浸沙中  
滯滯循原成流䟽爲陂南北長百丈許足秬荷芰  
閑陂以隄冒堤以柳陂西上亭館相望高下參差  
草木承檫莎蘆被渚邪跨小橋復達于隄隄南盡  
有臺十級上爲曲房委榭水竹韻於簷楣隣邨居  
十數家柴柵對列日方曠原陰已御村之半明生  
謂疑卽卽士元所稱半日村也余構亭闢徑更在  
村春舍井外巖洞窈窕林薄陰森曲水蜿蜒雜花  
苾蒨長夏都無炎熱村南瀕大壑甃石障壑中流

滙爲潭溯壑上則四山合沓飛泉數層從樹杪亂  
落瀑園所由名也壑中路與原上路或竅以竇或  
緣以坂下者崎而仄高者峻而危仄任磴危任棧  
繇原上行極西窮壑之顛有平壤半畝營數椽爲  
息杖之所巖際古洞深不知所抵藥竈石牀猶在  
捫藤上人跡罕到令人俛仰有眞人之想跨壑爲  
梁激泉自梁上行珠沫濺度者展也旣度則陰巖  
峭立山半坡如箕稍經始作小給孤奉曼殊像曩  
余提兵代請自五頂沙門者棟宇施薄緝映綠蘿

山彷彿清涼界也迤東孤峰秀拔鳥道盤紆下眎  
澄淵如鑑松風颯起如行玉女峯頭折而南下又  
得一壑灌木亭亭數百章結小亭其際亭畔清泉  
冽冽可斟更南上超小阜嶽岑翼出繞林端扶杖  
下歷數坂還返於潭水南岸週回幾二十里凡三  
百畝而山勢之如削如攢如陡如平如凸如凹者  
不可勝紀目之所接心之所遇亦時時隨見異賞  
北偏饒高嶼俯涓水如帶陸海彌襟小涓臺獨據  
其勝他多僚幽巖見山耳是園也譚之不亦侈乎

大哉豈吾力之足及蓋溪澗磽确菑播所不顧久  
爲邑人吐棄竄人子穴復陶棲止耳小捐升斗已  
倍厥值售者欣然選至一日而盈若趾矣余殆不  
免社櫟之見誚乎夫關中爲秦漢以來舊區涓水  
故宮祇餘秋艸卽秦密時一臺近在滸滸不爲流  
波侵蝕尋常荒烟返照中爲牧豎所踐而五柞長  
楊則杳乎不可跡矣况乃區區林塘不翅蜉蝣之  
寄吾惡知吾園之不爲樵谿漁藪也念一官垂老  
偶乘興爲菟裘計爾瀑丈人曰余步履之外晨暮

見王山石門朝川風流庶幾可接媿才非其質不能圖詠吾瀑賴吾友明生往來瀑中首唱十五詩以先作者藍水英已錯落几席矣令摩詰見之當亦遜美何論裴廸秀才相如盤礴亦自不失詩中之致足爲瀑榮施云

楊公忠烈祠記

奉政李棠馥 高平人

崇禎癸未冬十月李逆斬關入秦所至望風披靡渭南尹楊公暄嬰城固守城陷死之事聞詔贈陝西按察司僉事廕一子入監讀書以旌忠也洎天

渭南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

二十九

心厭亂運啟

皇清提義旅擊殺賊海內大定渭上紳衿父老追慕公大節凜然力請當事置主八名宦歲奉春秋俎豆復謀立專祠祀之以志不忘祠成徵言于余余于公爲粉榆世講知公行甚悉請得而質言之公諱暄號杏園山西高平人丙子以麟經魁三晉庚辰登進士出宰渭南愛民如子加意興除興學課士人文丕變善政未易更僕數也三年報績當道交章入薦已擢兵部職方主政將北上會王師敗

績函關失守一時守令非棄城走卽肉袒牽羊以  
逆公奮然曰人臣以身許國城亡與亡吾豈以五  
日京兆而遂以城與敵乎廼增陴濬隍繕甲實庾  
率衆誓守親冒矢石以拒賊賊怒悉銳環攻三晝  
夜力竭城陷公被執眦裂髮豎挺身不屈賊嘉其  
義欲官之曰我天子命官也寧甘失身事賊耶死  
則死耳又奚官遂遇害邑人哭而殮之面如生蓋  
凜凜有生氣焉於戲疾風知艸勁板蕩識臣忠大  
凡居恒無事與臣言依于忠誰不侈口而談致身

抵掌而言報國一旦大難當前而方寸無主向所  
自命爲百鍊剛者鮮不爲繞指柔矣羅雀掘鼠而  
志不移喫血透爪而氣不懾者千古幾人哉惟公  
生平自命不苟其於聖賢取義成仁之道得之也  
深見爲生可捐而節必不可墮頸可斷而志必不  
可敗故能臨難而百折不回視死如歸若此也明  
養士數百年當逆氛孔熾而請纓之人豈無全軀  
保妻子之臣喪厥懷來而覘顏事賊者乎人生自  
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烈節如公益空谷之

足音矣以方睢陽常山諸君子奚讓焉身騎箕尾  
氣壯山河綸命褒嘉芳流千古高節將與華山並  
峙徽名且與渭水偕長矣

重修瀟水橋記

朱可疋 邑人

瀟水古首水也訛爲瀟今仍之發源石鼓山麓與  
武渠小峪羊峪曹峪清水石泉諸水合流於清澗  
頭迤邐而北至邑城網紀西北兩門東注於渭上  
下川原七十餘里灌田數十百頃竹木蓊鬱人煙  
環匝半日卽在焉昔人比之小江南亦鉅觀也顧

春冬則涓涓細流一葦可航至夏秋則澎湃汹涌  
阻抑行人先是肅寧王侯宰渭時采輿論而作石  
橋往來便之垂四十載人不病涉王侯之惠也唯  
是一時州創止得廿餘丈每至暴漲則瀰漫旁出  
兼以歲久壅遏淘浚無人遂溢流橋外而橋反爲  
虛設邑侯尙公筮仕于茲甫下車詢疾苦計利便  
凡有裨地方之政種種舉行觸目瀟水隔絕皇華  
嘆曰橋梁不脩司牧之責也慨然以增修爲己任  
乃集父老洎紳士而謀之咸曰杜預排衆議而作

橋千古羨談明公之舉渭人之幸也共贊經始獨  
念聚石鳩工其費不貲點金無術空臂難張一時  
有爲募化擅施之說者有爲僉派里夫之說者有  
爲申明借動之說者公曰否否新運方興舊紳猥  
謝隱逸之士身無長物素封之家劫無剩資安有  
餘力以作福德徼冥貺乎則擅施之說不可行也  
兵寇克斥輪蹄輻輳供應頻繁民已重足而立奔  
奏億累半且屢爲之穿南畝之耕夫無多機上之  
女紅可念則里夫之說不可行也輸納有則經費

有款東苴西補到底石見水清暗派明加總屬醫  
瘡剗肉卽申明紙上恐貽咎將來則借動之說不  
可行也然則若之何曰予籌之熟矣囊有俸錢可  
用以辦料予捐而濟之訟有小過可贖以代工予  
酌而資之僞朝毀坊廢石可以墊補不及予延訪  
而請求之瑣奏零集庶幾畢此役乎片言昭示宛  
現一津梁于瞻矚中遂庀材諏日肇興厥務以董  
理不可無人則遴鄉耆之勤敏者郭復才等領其  
綱以出納不可無稽則邀黃冠之淡靜者朱真定



司其鑰公於政事之暇親爲督課鼓之舞之而人  
爭磨礪蓋公不愛肝肚故役不愛筋力有馨鼓弗  
勝之意焉越兩禩而工竣石橋十三丈上下廣濶  
悉如舊橋衛以拓欄樹之石坊儘可受水矣公曰  
堤岸不飭終有旁逸之患又運石以砌兩翼東西  
各百丈高丈有五尺種柳千株爲隄岸之護橋之  
東岸建湯房一所黃冠君之施湯以濟行人又建  
關帝龍神二廟以爲歲時報賽之地工始於順治  
十年二月落成於今年三月渭民望橋而歌曰一

王一尚二橋相望一尚一王功可相當余聽而樂  
之徐繹而非之曰王侯之時何時也喬木蔽野簪  
笏盈朝不煩釀合而金錢布地則奏處易化日舒  
長齊民鼓腹不峻期會而子來趨事則畚鍤易物  
力殷厚生齒林摠灰石之價廉工匠之餽省且無  
文法之束壅格之擾則展布易非若今日之捉襟  
露肘左牽右掣王侯值時之易其成功也無難公  
值時之難其成功也不易際難爲之勢而公交易  
之其故何也噫我知之矣蓋三空四盡人多束手

而公獨游亦有餘可以徵才竭澤焚林人務營篋而公獨傾囊佐費可以徵廉傳舍一官首鼠兩端人習於巧宦而公獨家跡國子跡民可以徵公閭里顛沛赤子怨咨人置爲秦越而公獨計利涉剗石梁可以徵慈以至殘局難終成勞多忌人立爲城府而公獨捐人我見屏前後輒以無私之衷作不磨之事秦誓之休休仰見一班可以徵量粵攷漢世循良畧具一端已足輝耀史冊矧諸羨之兼擅如公其造此百年永賴之利也特時而措之耳

又寧與前人較難易哉膚功若此可以頌矣邑之紳士父老礪石以不朽公而屬余載筆之役余詳記始末而頌之頌曰疇駕長虹涵水之濱崢嶸突兀丕丕敦敦兩翼蜿蜒冶鑄渾淪悠也久也不騫不崩設堤種柳夾砌搖金河伯效靈流波軌循巖城增壯馳道殄氛六飛款度八駿騰塵行商慰藉鳩杖率遵前溪印月豪士携罇穿龍渡瑞鎮兌維坤辛開文宿科第續紛陰陽不愆蓋載維均伊誰之賜恩流菲屋仁育摠林傾橐臂畫允奏厥巧嘔

心畢智沐雨櫛風精力注射末矢弗護流水汨汨  
白石岩岩君侯之澤與之長存其督工人鄉者王  
仁育冠帶義民張邦維朱廷祚李時鳳郭復才單  
禎孟馬化相黃茂單堯祥道人朱真定與有勞績  
例得脩書

重修文昌閣記

邑令尚九遷東萊人

入關而西稱巖邑以渭爲最其南則元象鳳凰靈  
臺諸山東豐原西廣原逕巒聳翠羅立如屏渭水  
從西來縈繞回向逼近郊關乃折而東注而涵水

渭南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

三十五

赤水與姜泉梁泉襟帶其左右北流入渭包絡完  
固堪輿家譚地靈者必歸之渭又文獻邦也前代  
各卿輩起甲第相望事業文章多可傳述蓋亦得  
風氣之助云縣治之東郭故有文昌閣卽郭門而  
閣其上者也凡以謹出入衛社稷而東南爲文明  
之位神以象之增熒燁焉地形所占抱五峯而俯  
清渭巍峩亢爽畧與關門鬃鬣勝槩也哉又當孔  
道星輶驛使佑客遊人絡繹其下將於是在乎觀風  
焉明萬曆間南城楊公實經始之公德或具載口

碑其邑志凡所爲官署學宮道旁井樹遺跡存焉  
卽文昌閣渭人至今稱頌不忘云顧其來旣久風  
雨之所飄搖兵燹之所摧敗臺基地壞藻飾彫零  
黷然無色矣殆非所以妥神明壯保障益風氣也  
守茲土者脫傳舍視之頽敝是任亦豈敬官之誼  
歟余以壬辰冬來此每過之輒有感焉嘗攷文昌  
之名儒編所不載祀典所不登見於外紀謂卽詩  
所稱孝女張仲也當周世產梓潼味沔水諸章其  
爲明神典司祀藉夫生爲孝友之人沒司文章之

命理或然歟有功吾道俎焉豆焉非與他淫祀比  
矣世人崇奉二氏琳宮梵宇所在多有至神而儒  
者顧忽之不亦惑乎况文章應奎壁之宿秦蜀聯  
井鬼之分祀旣得宜而廟貌弗崇神庥其何望歟  
且郭之於邑肘腋也外郭之不固巖城無利焉雖  
時方底定乃潢池弄兵者往往嘯聚谿谷中肆抄  
暴于邇聚出沒無時撫勦爲難安知不生窺覷心  
乘我之踈鑰鑰可不謹耶又往者高平楊公修孔  
廟建奎樓而科甲聯盛近安邑張公勅書院一歲

中鄉書者五人此亦風氣之應彰彰耳目者已余以是重有感也緣簿書填委不遑遽及興作事又念民力彫劫憚於動衆蒞任以來飲冰茹蘗拮据宵旦諸廢粗舉案牘之暇謀於鄉大夫及諸子矜父老咸有同志隨意捐輸又益之以不腆俸餘不日告成乃偕諸紳士往落焉登五峰臨清洞覽山川之秀聽款乃之聲閣繇舊也輪奐一新規模增勝鄉大夫曰風氣益哉諸子矜曰神明妥哉諸父老曰保障壯哉僉曰是役也三善備焉惟侯之功

盍志之余謝不敏竊惟居官猶家也前之人梓材而樸斲之而後弗克丹雘室家而垣墉之而後弗克塗墍茨寇盜之不滅而祀享之無所坐卽衰門墮前人功可謂克家子乎夫修舉廢墜繕完封守事神作人無獲戾於上下者有司事也余惟是景前徽敬職守藉手鄉大夫諸子矜父老以無墮商城公之緒焉斯已矣儻幸而於前三說有當乎亦渭邑文獻巖邑固然余何力之有焉雖然不可以弗志也爲述其畧而勒之石用告後人齊學心耕

田公助緣董弘業督工列得備書

重修尊經閣記

邑令陸贊奇  
鶴湖人

蓋聞崇文表義古聖之恒規興教起賢歷朝之雅制漢祖金戈鐵馬之中泗宮新築光武麥豆燎衣之時魯宅躬近釋奠則雍步於戟門獻芹則聽鸞於泮水置增三舍錫院之制度具新表列千街鴻都之紳佩是仰我觀在古亦越近今莫不以塗墍黌庠彩鏤葺宇爲風華之嘉事文物之巨觀也但俗非古處人有偏愚梵王遺殿則解衣散錢邪巫

降言則摩肩接踵至於先師齋廡聖像崇瞻甲第翼聯之本詩書發跡之源雖剝落蒼苔飄搖風雨竟同飄萍之梗誰爲道旁之嚀渭上學宮與邑同建但年遠歲長楹樞朽書院之庭盡流行潦祭享之室已嘆崩峯幸遇帝命各直省葺繕學校良會忻逢於千載佳期快遇乎熙時爰諏吉日共舉榮儀薦紳捐家食之廉氓庶効子來之忱鄉善則督課章程掾史則監護木石此其大彰明較著者也而更可喜者高賢胡瑗以振鐸之殷繁不辭

夙夜良賓程珦以清寒之叅署無阻方舟畚插並行丹雘聿脩於是前堂後寢煥聖人之居左城右坪滄有道之室竹冊衣冠無改舊時禮樂之堂鐘鼓車輿自垂百世文章之色余蒞任方始入境未幾十日之漁陽適際盛典一旬之高密獲與斯文何樂如之信有幸矣是爲記

重修尊經閣記

清李毓英 邑人

閣之建舊矣名以尊經所以崇文重儒聚渭水清淑之氣而裕於斯也閣在明倫堂後其址基厚以固其棟宇堅以朴有古人不鑿不鉛之意登斯閣也四時之景不同而風雲氣勢日月精華無不見其吐納焉我渭人之蔚起名儒碩輔郁郁彬彬以有用文章作不朽事業亦旣蒸蒸盛矣

清運肇興大命維新其中勅庠序建官董習與昔無異蒞是任者莫不有感與維新之志柰此閣瓦甃砌級日以就損而棟折榱崩日以就廢渭青衿數百人其瞻其仰升堂入室目擊心悲幾何而不起荒涼藜蕪之嘆也然時會倥偬居官有如傳舍苟

可以已則已爾視此閣則道旁築舍矣夫道旁築舍猶與衆謀且有漠然不關情者不又大可慨耶癸巳秋廣文蘇洋濱先生以重新此閣爲事集群子衿而圖之事方舉而遷書至我廣文王隆槃先生適歌鞞而來董涓庠事謀成斯舉以與邑之父母尚侯共維毅然樂輸鳩工庀材經始於春之仲落成於秋顧傭不費平民一鎰一銖公旬之役槩未之用也雖其址基猶舊也而厚以固者巋然雖其棟宇猶舊也而堅以朴者煥然隆槃王先生慮

至周而育我涓人士者情極摯而動協人願嗣是科第翩翩皆侯與先生之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也工旣竣當勒之貞珉以誌不朽屬予爲文以記之余不揣聊爲述其始末後數百年有如侯與先生之志者視此碑文尚侯諱九遷號臣僊山東掖縣人壬辰進士王先生諱鳴粲號隆槃慶陽人癸酉舉人蘇先生諱萬邦號洋濱王先生諱際泰號輔宇俱西鄉人俱貢士維時督工者善谷敏知揚于廷俱有勞績例得脩書



五賢祠記

孫燠和川人

五賢祠祀漢孝子蔡公唐節度王公右僕射白公  
晉國裴公宋萊國寇公之五人者或孝於家或忠  
於國或生長於渭或不生長於渭時地有殊功德  
亦異而皆祀之重爲一方勸也孝者立身之本忠  
者行義之正且齒髮而克全此何愧華袞於生俎  
豆於死哉渭昔祠蔡祠裴祠寇未祠王白也祠蔡  
近郊祠裴寇近閭閻近郊祠者風雨所摧蔡之  
不屋久矣近閭閻如故已酉冬遷蔡主於裴寇之

渭南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

四十一

前爲三楹復立王自主於蔡之左右忠可與孝祿  
也且蔡裴異地而旣祠矣裴寇異代而同祠矣產  
同地仕同代者而功德不下蔡與裴寇得勿祠乎  
王白合三公而享食焉春秋霜露萃忠孝之靈以  
相揖讓何殊把臂事君父時哉抑令舛其祠而有  
感者知古今之大千里之內乃有所謂五賢之爲  
臣子者忠孝益不孤矣是爲記

重修廟學記

孫士傑邑人

邑文廟之建自唐尉遲敬德監造始歷傳至嘉靖

地震修復後於萬曆乙卯倡之者邑宰楊公贊之者南姜泉先生一時良有司與鄉大夫尊師重道稱曠舉云越啟禎建置志從未載有修葺爲已任者蓋流寇猖獗尋干戈而置羽籥勢使然耳自我朝開基前令間或補綴而多歷年所殿廡堂齋及陛扈若者罅若者圯若者蠹蝟所盤桓若者風雨所剝落宗廟百官之美富亦安能想像其萬一哉

今上御極之四十有二載西巡狩渭當東西輪蹄地鑿輅經歷非精力壯而幹才敏未易勝厥任當事慶渭南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

四十三

得人以公邠節判調邑宰下車行釋菜禮卽太息曰表彰聖道匪異人任廟與學荒蕪非徒二三子之羞抑亦守茲土者之責會

駕過鵠立侍未遑取材鳩工也考績歲爲丙戌公慨然思所以新之捐俸倡始數百金而同僚張許兩廣文素以闡明聖道爲心共勦厥事宋棟櫨桶補諸丹雘髹漆煥諸祠齋庖涵理諸數十年蕭瑟不能振者一旦燦然聿新入其戶則悠悠泗水之湛焉登其堂則巍巍泰山之尊焉蓮勺密時間不亦

吾道之大有爲而恍然覩闕里之美哉輪美哉奐  
歟至於學宮成人小子所步趨也必觀瞻肅則心  
志一公與文廟并荒度締構莊嚴典制俱脩猗歟  
休哉青青子衿其北面而立雪有託乎若夫雉堞  
之仡仡崇也魁星樓之百尺飄耿而凌雲冲斗也  
梓潼廟之高垣峻宇而孝友流徽也皆公所殫力  
而經之營之者美不勝書大抵爲政貴識大綱大  
綱旣舉而細亦何暇贅之有然公之孜孜於廟與  
學者非無自也尊大人先生爲太冲先生猶子行  
非得之庭訓者有素哉

聖天子幸魯觀車服禮器之盛低回不忍去因 詔  
內外大臣凡有司卓異先以光昭聖訓列一則其  
崇尚經術切甚公於渭奉

駕稅署蒙 恩賜賚有差勤宣德意分所應爾今於  
廟學無敢慢敬君命也一舉而忠孝兼盡古之循

良何以加焉吾夫子教及門非有異旨不過以人  
倫日用之常舉而措之以成其事業公何千載後  
續承弗替也况嘉惠士子俾琴瑟鐘鼓之地雍雍  
肅肅而將來人文蔚起科第聯翩實自今日之修  
飾肇之公之厚德峻烈卽象山渭水莫並其高深  
也夫黃公諱培字眷予浙江餘姚人

重修文廟記

王 琰 邑人

渭邑學宮肇建於唐歷宋而元其重新者世遠莫  
可攷明數百年間賢尹相繼修葺載之邑乘皆歷

歷不朽云我 朝自康熙癸未黃尹重修後踵事  
者無聞焉三十年來風雨漂擗烏鼠剥啄向之美  
輪美奐斯葺斯飛者已不可復識夫崇聖道作人  
文良吏之急務也廟貌未新神靈何妥卽風化其  
奚賴焉

今上御極之六年蜀鹽亭岳侯綰符來爲邑宰視事  
初祇謁

先師見廟貌剝蝕特甚太息者久之語兩廣文先生  
曰學校者 國家之元氣治教之基本於是乎在

而坐令頽敝至是不大負 朝廷尊師重道興賢  
育才之至意乎何司土之爲也飭故起新責在我  
輩願先生畱意焉夫渭當午道之衝侯甫下車卽  
詢疾苦計利便凡有裨茲土者種種舉行不辭難  
不告勞也獨計廟中程工庀財其費不貲非同心  
共濟有未易畢斯舉者侯乃捐薪倡之於是邑之  
諸同寅諸紳士皆相率赴義以力爲差侯卽諏日  
鳩工以次興作屬兩廣文董其事若殿若廡皆易  
朽以堅而加藻繪焉櫺星戟門皆撤而新之廟後

間田一區深八尺許明季兵燹後爲傍近居民佔  
種候廉知出六金購之置不論經始於雍正七年  
八月至八年三月而落成焉崇墉廣廈煥然一新  
侯之功大矣工旣竣兩廣文先生與諸紳士欲不  
朽侯績相與礪石而問記於余余惟學校乃人才  
風俗所繫風俗之厚薄觀人才之盛衰使出於學  
校者皆道德之良則成於遠邇者悉敦龐之化今  
聖天子光紹前烈加意庠序隆重師儒簡俾良有司  
責其成效而克新廟貌如此豈直爲壯觀之具已

哉尙期爲師者明其道以淑後進爲弟子者勉力就學底爲成才出爲世用庶上無負 朝廷設學造士之意下無負司牧作興勸率之功於斯道不亦有光乎今而後渭邑人士自重以重 朝廷正已以正倫物則所以不朽我侯者在是矣是爲記

重修文昌閣記

岳冠華

皇清前令尚君復重修於順治之癸巳迄今數十年

渭南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

四十六

來傾圮特甚余於雍正戊申之歲恭膺

簡命來治茲土登謁之下感慨繫之爰捐薪與邑諸同寅紳士諮工修葺飭故增新巳酉四月事竣復偕諸同志登獻致祝告成功也旣於閣側列坐談飲爲歡竟日諸同志欲礪石以誌其事余惟邑之有文昌閣閣之有廢有修皆事之常無足異者獨計渭自漢唐以來名賢輩出學行功業炳耀史冊白王張寇其尤著者近則有明三百年人文之盛膾炙人口猗歟偉哉蓋神之佑抑人之傑也迨乎

朝科甲接跡名公鉅卿亦復不少今與諸同志約願立課程敦實行勤學問德相勸過相規毋趨勢利而忘道誼毋事浮囂而廢淳龐行見賢良方正淹雅博通積厚光流科名拾芥俾當世屈指而衡人物語道德者恒於斯語功名者恒於斯不特有明諸公不得專美於前卽白寇諸先正亦將引同調於後也若是則人文盛而神道愈光神道光而人文愈盛雖謂卽今修閣基之亦無不可者是余之厚望也至若閣之東臨倉堡西接青原挹象峰之秀氣映渭水之清氛奎壁交萃瑞靄盎然固有目之所共睹也又何容復贅諸同志以爲然且欲以是言爲庠舍規而群相淬厲期無負此日之談也用勒石以爲之記

創建營房記

唐若時

邑人

從來稱吏治循良者不越乎興利除弊然先民有言曰興一利不如除一弊誠以利之所興民未必卽享其利而弊之所在民已胥受其害是除弊之舉較興利爲尤亟也苟洗剔積弊于一朝而去民

同數十百年之大累使閭閻受無疆之福宜乎小  
民之歡欣愛戴歌樂只於不忘也歲戊申我邑侯  
岳公奉

高命來蒞渭邑甫下車卽訪民間利病凡有不便於  
民者悉除之而營汎塘房累民尤甚公廉得其實  
親臨閱視見墩臺俱係土築房屋傾圮歲事修葺  
居民苦之爰捐銀三百兩土者易以磚石頽者鳩  
工舉修飾以彩繪前此之卑隘坍塌者今則完固  
如新煥然一鉅觀矣又恐防兵以爲修葺責在有

司不加愛惜聽其頽敗或乘間折毀將來仍累於  
民特詳各憲蒙本府王 藩憲張 撫憲西 督  
院岳 批令將已修塘房交塘兵居住或有滲漏  
以及墻垣坍塌之處自應該汎弁責令塘兵隨時  
修葺不得以地方官應修任其傾圮飭營縣共遵  
在案由是邑之父老咸以 上憲之軫念民瘼我  
公之勤恤民隱俱不可泯請勒諸石以誌不朽公  
曰余是舉也聊盡司土之責並體 上憲寧靖地  
方之意非要譽於民也無庸鐫石父老復再三請



曰公不自以爲德矣。上憲之德豈可忘乎且恐  
歲久年湮案卷漫滅將來或仍至貽累於民不亦  
沒。上憲與我公之實惠乎公曰果如是乎舉行  
可也因脩述我公修理之顛末並。上憲之批詞  
勒諸貞珉以比其棠之愛俾後之人覩是碑而見  
上憲之澤及閭閻我公之嘉惠斯土均足垂令名  
於無窮也其塘汎若干處房屋若干間並列于左  
重建寇萊國公祠記  
陳 銳 邑人

寇萊國公宋宰相也產於下邳之棠村里邳今爲

渭邑轄渭昔隸華州故史氏稱公爲華州人里有  
寇氏庄名尙存旁有寇公墓載邑乘又有賢相宅  
相傳卽今慧照寺基址公故有祠在今祠之西北  
半里許肇於宋至元明兩朝相繼修之康熙壬午  
陝鄂節度奉

勅而補苴之歷今四十餘年墻垣剝落棟宇傾圮祭  
享云久缺矣。邑侯岳父母以蜀中名儒來宰渭  
邑下車後百廢具舉而於表彰前列以維持風化  
尤爲侯所兢兢者適侯至邳謁公祠瞻拜旣畢悵

然者久之以祠舊傾壞不堪修葺不易爰有移建之議相度中正平夷地計得四畝卽以舊祠地易之侯解囊俸捐貲多金襄助者衆於以鳩工庀材運灰載瓦經始於歲之正月至八月而告成自重門以至堂寢翬飛改觀復丹堊塗墍製公之像於中衣冠瞻視之儼然侯乃執爵灌獻以親涇祀邑之縉紳士庶俱獲追陪觀禮焉予嘗讀宋名臣諸傳知公之立朝風節卓犖千古其參密勿而輔宸辰議論愷切籌畫詳明故有真宰相之目是公在

宋寔爲宋室光而公產於邽又爲渭邑光也惜予生也晚與公里居雖近在咫尺而去公之世甚遠不獲親炙公之休光而祠久荒落不獲瞻仰公之遺像今移祠於此而重新之庶合渭邑之後生末學春秋祭享如見公於百世之上而不徒深羨墻之慕也已表彰之功侯美大焉記鐫於石以垂永久云

重建五賢祠記

岳冠華

倫莫重於君親節莫大於忠孝其節旣一則其賢

自傳百世以後思其人而不可得見爰爲建祠尸  
祝之以慰高山景行之慕渭南於古爲京兆所轄  
名賢代出其尤卓卓者於漢得一人焉曰蔡公名  
順由汝南徙居廣鄉原拾椹供母聞雷泣塚舉祭  
酒孝廉皆不應此以孝著其賢者也於唐得三人  
焉一曰裴公名度河東人夾輔唐室身繫安危者  
二十餘年封晉國公二曰王公名忠嗣東南里人  
驅殘破敵時推名將官節度使贈兵部尚書三曰  
白公名居易舊下邳縣人強鯁性生侃陳得失以

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於宋得一人焉曰  
寇公名準棠村里人面斥廷諍號真宰相贈萊國  
公是各以忠著其賢者也之五賢者生不必同時  
居不必同地而或孝於親或忠於君其盡倫顯節  
則一轍也邑之西關外舊有晉公祠以祀裴公前  
曆間邑張令棟增祀寇公顏曰裴寇二公祠順節  
燬又增祀蔡公王公白公易名五賢祠歲之戊申  
予來宰是邑過斯祠也已鞠爲茂草矣表章前烈  
寔有司之責割俸貲以鼎新之不數月而告成易

製像以五碑勒五賢之聖名於一境之宰歌以祀  
之曰於成...克全千秋合享渭水...綿

渭南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

五十二

傳

孫瑋傳

探東林列傳

孫瑋字以貞陝西渭南人登萬曆五年進士由行人考選給事以母病不候旨竟歸闕持原恩主簿累遷至保定巡撫嚴法令剔蠹獎節浮費廣儲蓄摧強扶弱民賴以安時滹沱水溢從隸勸瑋乘船以避瑋不可擇署中稍高處居之曰水至此惟有死耳水僅及床足而止衆服其持重遷兵部侍郎轉戶部總督倉場陞兵部尚書管左都御史事瑋清廉不受餽遺督倉管察皆有聲譽又性忠純敢

直言極諫會星變因上疏其畧曰陛下有綏惠之仁而奉行者無愛民之實政陛下有綜核之智而任事者無體國之實心如吏治清矣而鬪茸庸流齷齪小輩未盡汰也財用節矣而冗食積蠹冒賞積奸未盡革也苞苴風息而營諂干進者尙多騷傳省費而剋剝取媚者猶衆北邊稱貢矣而邊民之困於饑寒者無投石超距之歡虜寇稱平矣而生靈之斃於干戈者有玉石俱焚之慘獨租之詔下而以措克爲能者

以搏擊爲事者向隅而泣諸若此類上干天和惟  
陛下猛力回心朝乾夕惕仍勅諭各衙門崇尙本  
實洗滌舊染大臣懷翼翼小心之忠小臣持蹇蹇  
匪躬之節所謂應天以實不以文者在此疏入報  
聞會應天巡按荆養高與督學御史熊廷弼相訐  
朝議欲獨罷養高瑋按法兩斥之楚人之論紛起  
累疏乞歸至二十四疏溫旨慰留是年七月出城  
待命十月乃乞歸天啟元年起南京吏部尙書明  
年改北刑部未任再陞北吏部尙書仍掌左都御

史事時朝政漸亂閣寺擅權屢以母老乞歸不乞  
尋卒於官方瑋未卒之前一日效古人尸諫遺疏  
上陳謂今天災迭見民不聊生內而城社可憂外  
而牖戶未固法紀凌遲人心瓦解陛下欲圖治平  
莫如固結人心欲固結人心莫如汲用善類如輔  
臣劉一燝憲臣鄒元標尙書周家模王紀孫慎行  
盛以弘鍾羽正侍郎曹于忭詞臣文震孟科臣侯  
震陽臺臣江秉謙寺臣滿朝薦部臣徐大相等並  
老成丰度蹇蹇英姿而匏落林泉跼伏草野陛下

若聽臣言漸次簡擢必能任昭德塞違之責效拾遺補闕之長振飭紀綱提醒聳聵以爲陛下收拾人心允望陛下寡欲以保聖躬勤學以進主德優容以廣言路明斷以攬大權天意可回民志可定疏入上竟不報贈太保未幾魏忠賢用事斥爲東林黨人矯旨削奪爲民瑋聲色貨利一無所嗜當官守法務在錮抑強梗不爲瑣屑科條居常恂訥寡言及當大謀議衆相視莫敢發獨守經據古片言取決而於取予去就允嚴兩辭冢宰堅請投閒復原官謚莊毅

以名分定儲皇之位蓋老成正直君子也崇禎初外史氏曰余稽漢制御史大夫與丞相位埒也其可屈指者周昌之強項貢禹之清直薛廣德之敢言尚矣先生不必盡有之而持躬束行從容養重進而議於朝廷退而議於草野者又何多遜也跡其尹諫一疏勤勤懇懇嗚呼古大臣所謂以人事君者先生其庶幾乎

公諱茂春字仁暢渭南陽曲人也偉驅大耳識者  
卜爲福相天性孝友秉心慈惠制行純篤則尤稱  
里中長者云嘗侍父病至廢寢食愛弟讓腴田身  
受其瘠者自置別業而割祖居以畀弟尤憫恤孤  
獨每捐金爲養生送死計無告者賴之於道拾遺  
金坐以待核實還其人不受謝去素睦族邨有修  
郟者公力爲排解且慷慨出已金以息雀鼠之爭  
風俗以淳明崇禎庚辰辛巳間歲大祲公貸粟洎  
金七百餘以贍本宗暨隣邨金何孫楊四姓之饑

者此離以免其力不能償復出麥百餘石代償無  
吝色焉比歿族與四姓立祠塑像春秋祀之歲以  
爲常香火逾於寺廟非盛德感人能至此哉劉懿  
宗曰古者以鄉三物教萬民六行其一也今觀楊  
公之行於孝友睦婣任卹有一忝乎夫生不列賢  
能之書而歿享春秋之祀其亦可以無憾矣夫余  
辱與公長子文學君友善重公之行懼其久而湮  
也爲之傳



賦

沈渭賦

唐白居易

邑八

亭亭華山下有人跂兮望兮愛彼三峯之白雲汎  
汎渭水上有舟汎兮泝兮愛彼百里之清流以我  
爲太平之人兮得於斯而優游又感陽春之氣熙  
熙兮樂天和而不憂曰予生之年兮時哉時哉當  
皇唐受命之九葉兮華與夷而無氛埃及帝績位  
之二紀兮爰立四門兮大開雖片藝而必收兮故  
不棄予之小才登予名于太常署予職於蘭臺臺

渭南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

五十七

有蘭兮閣有芸芳菲菲其可襲備一言而無一事  
又不維而不繫家去省兮百里每三旬而一入川  
有渭兮山有華澹悠悠其可賞日白雲兮激清流  
其或偃而或仰門去渭兮百步常一日而三往夜  
分兮扣舷天無雲兮水無煙遲遲兮明月澹波灩  
兮棹寅緣日暮兮舟泊草萋萋兮沙漠漠習習兮  
春風岸柳動兮諸花落發浩歌以長引舉濁醪而  
緩酌春冉冉其將盡予何爲乎不樂鳥樂兮雲際  
鳴嚶嚶兮飛襲襲魚樂兮泉底嬉潏潏兮尾激激

我樂兮聖代心融融兮神泄泄樂乎樂乎沈於澗  
兮詠而歸聊逍遙以卒歲

黑龍飲渭賦

白居易

龍爲四靈之長渭居八水之一飲壘壘之清流浴  
彬彬之玄質忽兮下降賁然躍去首蜿蜒以湧煙  
鱗錯落而點漆動而無悔爰作瑞於秦川應必有  
徵乃效靈於漢日觀其攸止察其所爲行藏不忒  
動靜有儀晴眸炫燿文彩陸離躍于泉於焉表異  
守其黑所以標竒或隱或見時行時止順冬夏而

無乖應昏明而有以於時稽大易按前史符聖人  
之昌運飛而在天表王者之休徵下而飲水爾乃  
降長川俯高岸氣黯黯以黯黯光燦燦而爛爛聞  
之者心駭而屏息覩之者目瞶而改觀一呼一吸  
而聲起風雷或躍或騰而勢超雲漢觀夫莫智匪  
常莫黑至祥契昌期於南面合正色於北方拖尾  
廻翔擘波騰驤飲清瀾之浩浩動素浪之蕩蕩頓  
鎮而碎珠迸落奮髯而細雨飛揚驚水府兮鱸鮪  
奔走駭泉室兮蛟鼉伏藏玄雲從而淺深一色白

日照而左右交光且彼候時出處濶處上下及弱  
水而斯馭去鄂湖而是駕聞茂先之劍飛是長房  
之杖化豈若此炎精冥氣水德潛稟玄甲黥以疑  
黛文章變兮摛錦逼而察也類天馬出水而遊遠  
而望之疑噴虹載澗而飲已而負蒼天去清渭排  
冥冥之寥廓吸浩浩之元氣則知水物之靈鱗蟲  
之貴盛矣哉抑斯氣之所謂

渭南縣志卷之十三終

渭南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

五十九